

浆粑角角

程毅飞

几场秋雨过后，日头一晒，田里的芭谷便灌浆变色，渐渐趋于成熟。下班路过菜市场，看到菜农正在叫卖嫩芭谷，就买了几穗带回家，加水煮熟。十几分钟后，揭开锅盖，一股鲜香味顿时在灶间弥漫开来。迫不及待捞出一捧，捧在手里津津有味地嚼，口感嫩糯，甜香清冽，那个香啊，比吃人参燕窝都美气。

啃着甜香糯鲜的嫩芭谷，我的思绪不由回到童年，回到过去，回到吃浆粑角角的旧时光。

我生在农村，长在乡下，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对故乡那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对金黄鲜香的嫩芭谷更是情有独钟，心怀感恩。

那时候光景不济，年年歉收，填饱肚子就成了过日子的头等大事。青黄不接的年月，常常是还没等秋庄稼成熟，夏粮就吃得所剩无几了。为解燃眉之急，人们只好将目光投向正在灌浆、将熟未熟的嫩芭谷。

某个上午或黄昏，父亲背了背篓走进一人多高的芭谷林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瞅瞅，捏捏这穗，摸摸那穗，就像爱惜自己的孩子，总也舍不得下手。可不这手不行啊，几张嘴等着呢。索性一咬牙，手伸向牛角一样的芭谷棒，伴随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，不一会儿，嫩芭谷就装满了大半背篓。

背回家的芭谷棒子，剥下颗粒，淘洗干净，浸泡半日后，就在小推磨上磨浆。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推磨，专门用来磨豆浆和芭谷浆等食物。小推磨用石头打制而成，洗脸盆大小，由上下两扇组成。下扇固定在一个木架上，中间装有一个凸起的木芯，上扇中心凿有一个凹洞，压住下扇，凹洞正好套住下扇中间的那个木芯。磨浆时，人推上扇转动，一圈又一圈。由磨眼灌进去的芭谷粒儿，就在上扇与下扇的磨磨下，变成稠稠的糊状，顺着磨缝源源不断涌流出来，变成芭谷浆。

把磨好的浆收起来，装在瓷坛子里，搁置在僻静的地方发酵，待浆酸中带甜、味道微酸后，根据不同人的口味，加入适量调料，搅拌均匀。这些做停当，去后山采些大片的桐子树叶回来，清洗干净，将桐子树叶正面朝上，平铺在案板上，舀取适量事先调制好的浆，均匀摊倒在桐子树叶上，然后将桐子树叶的另一半折起，轻轻翻压在倒有浆的桐子树叶上，用绳子稍加捆绑，一个半月形的浆粑角角就成型了。选用桐子树叶包裹浆粑，除了能浸染到叶子的清香气息，更重要的是，桐子树叶带有油性，烙熟的浆粑角角在食用时，便于开剥。

成型的浆粑角角，放在铁锅里大火烙熟，文火翻炕，便可出锅。将桐子树叶剥开，浆粑角角表面带了一层浅薄黄亮的壳，桐子树叶的纹理嵌进浆粑角角里，丝丝缕缕，清晰可见，闻一闻，芬芳四溢，咬一口，香糯可口。那个年代，浆粑角角不仅填饱了人的肚子，还带给人舌尖上的享受。

已经有很多年没吃过浆粑角角了，但每逢吃嫩芭谷时，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吃浆粑角角的时光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对吃的追求也越来越高。相信有朝一日，浆粑角角这种原汁原味的绿色健康食品，一定会重新走上餐桌，受到越来越多人追捧，成为人们大饱口福的新宠。

母亲的话

李占军

深秋季节，院子的黄叶飘落一地，我又一次想起了母亲，想起了母亲活着时留给儿女们的话。

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母亲常常因缺盐少油的日子而发愁，若是来个亲戚就更叫人作难。每当此时，母亲总是避过客人悄悄地把一个小木碗套在小瓷盆里塞给我，让我在村里挨家挨户借点面、盐及蓖麻油，勉强让亲戚吃顿饱饭。还的时候，母亲就用葫芦瓢将面、盐压了又压，油也明显比借时多了不少。我感到不解，母亲便拍着我的头说：“借时要紧，还时要满，这是借东西的规矩，困难时别人帮了忙，就一定要记得感恩。”

尽管日子很苦，但对童年的我们来说总是充满了欢乐的希望，我们每天都掰着指头盼过年。腊月廿三以后，母亲开始忙碌了，先从树上摘来的药籽压成油，再将生产队分的几斤肉煮熟后，用肉汤熬一锅萝卜菜，供我们解馋。做豆腐是最奢侈的事情，用豆渣拌少量的小米蒸一锅豆渣馍，简直是美味佳肴。无论做豆腐还是蒸馍，我都自告奋勇去烧火。烧火还真是个技术活，豆浆倒进锅中，豆渣馍放进蒸笼，火要旺上就会前功尽弃。有次我生怕火燃不起来，将一大堆柴火塞满了灶膛，结果只见冒烟，不见起焰，母亲用火钳将部分柴火退出，又将剩余的柴火逐个架起来，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对我说：“娃呀，火心要空，人心要忠，这样才能把事做好。”不一会儿就灶膛通红，火焰直窜。

从记事起我们家就人多地少，年年都是缺粮户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母亲不得不辞去民办教师的工作，回家帮父亲干农活。每天晚上她挑灯熬油地给我们辅导作业，等我们都睡了，又拿出衣服一针一线地缝补。渐渐的我们一天天长大，母亲就给我们讲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西游记》和《小燕子万里飞行记》里的故事。母亲一生最敬重有文化的人，经常嘱咐我们“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只有读书长大才会有出息。”直到晚年，她还常用孔圣人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来鞭策我们。

经受着岁月的磨砺，母亲慢慢地变老了。三年前她突然生病，当我从医生那里拿到母亲的诊断书，怎么也不相信母亲竟得了不治之症。除了千方百计地隐瞒病情，就是在省市医院之间不停地奔波。

两年后，母亲匆匆离开了我们，至今我都不清楚母亲是否知道她的病情。以母亲的睿智，我想应该是瞒不住的，只是她把一切都深深埋在心底，怕儿女伤心而不流露罢了。母亲走的时候是深秋，山被大雾压得抬不起头，雨不紧不慢地下了七天七夜，原本郁郁葱葱的青草已开始枯黄，在秋风中凋零。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，虽然她老人家没有留下什么家当，但留给儿女们的那些话却时刻在耳边回荡，令人终生难忘。



立冬的雪，让我看到春天的希望

杨贤博

农业部门开始组织人力及机械修整土地，特别是香菇地基，平整后的土地建香菇大棚，这种受益老百姓的政策无疑对受灾损失的群众是难得的。政府建设，群众免费使用。交通和水务部门已经全面规划道路、河流的整修重建，拉土车、挖掘机、铲车轰鸣，制造着特别的声音。

水毁的电力电路及配变在很短时间得到了抢修。近百个电力工人，散布在救护水灾后的沟壑间，倒杆断线的水泥杆冲了再栽，栽了又冲，冲了再栽，总有一种精神感动着我们，让光明再一次照亮灾区，照亮群众的心田。路通了，灯亮了，手机恢复了原有的功能，信息可以连通，心就可以沟通，可以变暖。一场水灾，犹如一个噩梦，梦醒了，我们开始新的一天。

相信政府——国家的力量还是强大！这是洪灾所有人的共识。

在这块几乎被遗忘被边缘化的小镇，一场水灾的发生，犹如当年312国道的建成通车，再一次把世人的目光聚集在这里，曾经繁荣过，曾经萧条过，但始终没有被放弃。一场水灾，正在改写着救护关的历史，把秦岭之麓的千年小镇建设成“生态山水乡村”的目标，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中一步一步地落地。

街道显得更加冷清，两排冰冷的房子

很少有人走动，门都是关着的，雪肆意地乱窜。街西和街东的路被挖开一米多深一米多宽的沟，下面埋了管道，上面又修了水沟，原有的石板正好用在修水沟上，看起来很美。而这样一挖，车子是不能进入街道，人也很难行走，街中间部分原封不动，但却空荡荡。一场雪的到来，注定了今年腊月街道上不会有几个人。水灾造成312国道蓝小段水毁，两个月过去了，听说便道还没修好，地形复杂，工程巨大，要想恢复畅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样一来，很多商铺进出货渠道受阻。要去西安，或者从西安到救护关，需要从商州绕一圈从沪陕高速走，要么从北边福银高速走。这一绕无形中加大了交通费用。当地熟悉地形的司机，也多从蓝关古道出入，这当然要开车技术好的。蓝关古道在坡顶，绕来绕去的弯道一波接一波，虽然是水泥路，但路窄弯道急，时不时对面来车，相互让车都是难题，稍不慎磕磕碰碰时有发生。一旦堵车，就是一长串，群众期盼国道能早日恢复通行。而这一场雪的到来，更让交通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
镇子上沿国道有几个饭馆，生意出奇得好。灾后重建的项目多，修路的、修河的、修地的、建房的，来这里承包工程的多了，认识不认识的民工男男女女蜂拥

到这里，饭馆的生意就红火起来，一天到晚吃饭的人很多。农民工成了香饽饽，工价也在升高，想在当地找个人干活，一天200元的工价已经成为行规，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可能。

这个冬季来得有点早，雪花伴着寒风不断袭来，秦岭的沟壑银装素裹，路上少了车流人流，虽然寂静了许多，而河边的工程依然继续，地沟中依然有民工在风雪里绑着钢筋，一场水灾把镇子上产生的垃圾运到界牌的坑地，堆成了山。水土流失，在洪水中沉淀的淤泥无法全面清理干净，曾是一片狼藉，如今在狼藉不堪中重现崭新的一方面，需要的是时间。

水灾无情，人间有爱。天灾人祸的背后，总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思考，更有付出和代价。一场洪水，颠覆了过去的一切。人们常说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！”是的，它是我的家乡，有过喜悦有过忧伤，有太多记忆太多期盼。水灾的发生，正在改变着救护关的命运。犹如一个人生病了，正在做一个大手术，手术后的生活，应该是生命新的开始。立冬日，一场大雪，轻盈着洁白的身躯缓缓走来，对于受灾后的父老乡亲，这个冬天毕竟有点寒冷，但我相信，春天并不遥远，春天的家乡应该是美好的，更是值得期待的！



水灾之后的第一个冬季。

立冬日，下了一场雪，雪下得大，厚厚地裹了整个小镇。镇子变得安静而冰冷。

灾后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，轰轰烈烈的场面让人感受到水灾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，也许在一年或者三年之后，这个小镇会比以前更加美好，当初暴露的一些问题在这次水灾之后得到解决，一些硬件设施得到完善。这，街道的水沟加宽加深，街面得到硬化；街后河沿312国道边的排水沟高标准建设；南沟河加宽，河堤砌垒坚固；移民搬迁着手绿化；一些倒塌的房屋已开始重建；南沟三个村以及秦政、秦岭的道路、土地在恢复中；水毁的香菇大棚，每天都有上百人在收拾垃圾，那些被洪水冲得凌乱在满世界的香菇棒子被捡回来，在天平沟集中堆放，并运往外面集中处理，以防止灾后出现食用菌病毒感染或者疫情之类的事发生。

商洛山

(总第2267期)
刊头摄影 竹影



守护那片绿

杨富安

栽上杨树怎么样？我说，杨树容易成活，长得快，十几年就可成材，这些年市场需求量大，长大了应该能卖出好价钱。

父亲见我支持，眼睛笑得眯成缝。春天一到，父亲从其他地方找来许多杨树树苗，剪成二尺长的棒棒，插在土地湿润的地方。这些树苗当年就发芽，生根，很快长到一米多高。那片河滩地势开阔，面积很大。父亲在沙滩上挖成一米见方的坑，从远处运来一些泥土，每个坑之间保持一丈远的距离，把成活的杨树苗移栽过来。整个冬天，父亲都在为栽这片荒滩上的杨树忙忙碌碌。

岁月如梭，斗转星移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杨树树苗茁壮成长，枝叶茂盛，树干挺拔，形成一条绿色林海长廊，远望过去，犹如长城巨人守护在河边。

父亲每次看到自己的杰作，就自豪而欣慰地告诉人们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哩！一年秋天，从河南来了一个商贩，看中这片树林，找到父亲，要高价收购。今年，小弟刚考上大学，家里缺钱，母亲跟父亲商量，能不能把这片树林中成材的出售给河南商贩，解决燃眉之急。

父亲摇摇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不能！”接着向母亲解释，你想，十几年前，冬天一到，这里沙尘飞扬，村庄上空黄沙漫天，大家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整个冬天就没几天是好天气，几个身体虚弱的老人诊断出肺病，医生说与这里的常有沙尘暴有关。是啊！这几年，家乡河边的草青了，树绿了，天空蓝了，鸟雀在树林里跳跃嬉戏，还有几只白鹭盘旋在天空，栖息在河边，再也没有那几年漫天黄沙的情景了。

父亲侃侃而谈，母亲能够理解父亲的想法，只能无声地叹息。

后来，国家实施封山育林、长江流域综合治理，丹江河的清水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京津。父亲因育林有功，在大会上受到了表彰。

母亲拿着政府发的育林补助款，开心地夸赞父亲有头脑，文化知识没有白学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2012年政府规划从我家通往试马镇的通村水泥路，要经过那片杨树林，需要砍伐一些树木。村干部找到父亲商量，父亲满口答应说，要致富先修路，这是千百年来的好事，政府为改变咱村子落后的交通面貌打通要道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哩。那年冬天，村干部送来600元损毁树木

的补助款，父亲当场表态，将这笔钱捐给村委会，用在入村跨河大桥修建项目上。在场的村民和几个干部，为父亲的做法竖起了大拇指。

父亲过了古稀之年，母亲已经去世。他一人在家，孤独寂寞，常常和几位老人到杨树林里絮叨。抚摸着粗壮的树干感慨，如今社会发展太快了，家家都是盖楼房，也没有人上门收购这些树哩！

父亲在林边闲转，看到几棵杨树梢接近通向村庄的低压电线，连忙告诉电管员，让他们排除障碍，砍掉那几棵树。

三年前的夏天，我开车回家路过那片杨树林，看见父亲在树下铲除杂草，给儿棵有虫的树干抹石灰。我规劝道，你年岁大了，身体不大好，还是多休息，不要干这些活了。父亲抹了一把汗说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能出点力，就要管它，守护它。那年，河里涨水，要不是这片杨树林护着庄前的土地，哪有现在的庄稼。



百姓故事